

我有一片天

有一片天
心中看不见
琼瑶当年前
年代替白天
今夜玫瑰
自有一片天
时夏颜色
时山云深
时水南高千
时霞散彩
时鸟鸣起



在《步步惊心》里，爱情已不具备战胜艰险的能力，女主角无法改变世界，只能被世界改变。

大行其道的古偶剧、后宫剧提供了车载斗量的原始素材。但另一方面，从前辈的《还珠格格》到小辈的《步步惊心》《甄嬛传》乃至《延禧攻略》，同一个清官言情宇宙，正在上演一部耐人寻味的罗曼蒂克消亡史。

过去的 20 年，无论是相对正式的婚姻制度还是青年男女情窦初开的你依我依，都在经受着时代变迁、社会价值观念重组的剧烈冲击。这个过程中，消费主义被用来消解自我，性解放被用来消解爱情；封建余孽亦呈复辟之势，灌输、管束和教训卷土重来。有些人口中的“人生大事”，遂日渐扭曲成全力实现繁殖效率的最大化，其余不管不顾。反映在若干文艺作品里，爱情常表现为大脑化学物质生产的某种错觉，极度悬浮；或只阐释结成连理背后的利害关系，将婚姻视作类似生意上的“大项目”，并对其间折射出的“权力膜拜症”，进行精细的“屎上雕花”仪式化包装。“上岸第一剑，先斩意中人”“智者不入爱河”；“有情饮水饱”“恋爱脑”“舔狗”简直荒谬，“在商言商”“门当户对、嫡庶分明、尊卑有别”方是正理。很多年轻人自诩“人间清醒”，其实变得越来越“萎缩”、越来越懦弱。琼瑶的《烟锁重楼》让七道牌坊轰然垮塌，她岂能料到，“赛博牌坊裹小脑，错把牌坊当保障”，竟会是如今相当一部分年轻人在生活中的真实状态。

爱情故事常在父权制的文化图景中被视为低级、肤

浅的产物，饱受贬低鄙薄。此外，计较得失的经济模型亦于当下深入到自我塑造和人际情感之中。所以，琼瑶一度“两头不讨好”：一边觉得她笔下的肉麻恋爱等同犯傻，麻醉了一批批无知的花痴；另一边觉得她“进步不彻底”，何不干脆拒绝或者抛弃爱情，表达向父权制决裂的姿态。

最有趣的矛盾是，浪漫爱模型消失之际，观看、审视、想象爱情倒愈发普遍、愈发流行。都不愿“躬身入局”蒙受爱情的风险，都晓得两性关系里存在不平等和潜在的剥削，都讲究一个自利、便当和高效，又都“口嫌体正直”地还是暗暗渴慕浪漫爱所承诺提供的亲密体验、坦诚的自我表达、深入的理解、对自我价值的认可和无私包容。所以情感直播和恋爱综艺火了，追星女孩难以自拔地“磕 CP”，如果已经不再憧憬，那么我们为什么就是做不到人似槁木、心如死灰？

因为，“真爱”是无法被祛魅的，非但不会堕入泥淖，恰恰相反，它在不断升空。期望越高失望越大，预先戴好了一张“我很明白”“我不在乎”乃至愤恨批判的面

到了《甄嬛传》，女主角索取不到她想要的爱，干脆彻底“黑化”，登上后宫的权力巅峰。

